

古代名士的琼岛水果逸事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

诗言水果

今天我们常见的火龙果、芒果、菠萝等水果，至少清代之前，古人在海南都不可能见识，而荔枝、龙眼、椰子等在海南栽培已久的水果却是见证了琼岛两千多年的历史。

自汉代被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以来，由于交通不便，海南的风土人情在大多数中原人士看来都是稀奇异闻，而海南的水果在中原和北方地区还是少见。偶有贬官迁客流放岭南甚至渡海而来，海南水果总能在他们的笔下留下千古印记，也记下了许多他们与水果之间的趣事。



椰雕。

(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)

在荔枝龙眼中徘徊的苏轼

苏轼更爱荔枝还是龙眼？这似乎没什么疑问，因为苏轼的那一句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脍炙人口，流传甚广。北宋绍圣元年(1094年)六月，苏轼以“讥斥先朝”的罪名被贬岭南，“不得签书公事”。

在广东惠州，苏轼对荔枝情有独钟。绍圣二年(1095年)四月十一日，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，作有《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》一诗，以洋洋洒洒140个字的诗句，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：“海山仙人绛罗襦，红纱中单白玉肤。不须更待妃子笑，风骨自是倾城姝……”

此后，苏轼多次在诗文中表现出对荔枝的喜爱。荔枝刚开花，他就念叨着“荔子几时熟，花头今已繁。”等荔枝熟等得苏轼有些惆怅了，说道：“留师笋蕨不足道，怅望荔枝何时丹。”连他在针砭时政、借古讽今之时，也不忘把荔枝带上。他写下《荔枝叹》，追思汉唐贡荔之害，再转入议论感慨，批判统治者的荒淫无耻。

北宋绍圣四年(1097年)，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海南岛儋州，3年后，获赦从儋州迁调到廉州(今广西合浦县)。

一到廉州，苏轼就受到太守张左藏(张仲修)等人的热情款待，在一日的宴会中，张左藏叫人拿出了龙眼招待苏东坡。不知是文人总爱把三分的爱说成十分，还是被张左藏等人的热情所感动，或是当晚酒喝多了，苏轼似乎忘了此前对荔枝的夸赞，洋洋洒洒写下了一首《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枝》。

龙眼与荔枝，异出同父祖。
端如甘与橘，未易相可否。
异哉西海滨，琪树罗玄圃。
累累似桃李，一流膏乳。
坐疑星陨空，又恐珠还浦。
图经未尝说，玉食远莫数。
独使皱皮生，弄色映瑯俎。
蛮荒非汝辱，幸免妃子污。

“蛮荒非汝辱，幸免妃子污。”一句是此诗的精髓，幸好龙眼生在这蛮荒之地，才没有像荔枝一样被宫中的妃子玷污。荔枝在这里不再是“风骨自是倾城姝”，而是被“妃子污”了。

此前谪居惠州之时，为比较荔枝龙眼，苏轼已经写过一篇《荔枝龙眼说》：“闽越人高荔枝而下龙眼，吾为评之。荔子如食蝤蛸大蟹，斫雪流膏，一噉可饱。龙眼如食彭越石蟹，嚼啮久之，了无所得。然酒阑口爽，饫饱之余，则啮啄之味，石蟹有时胜蝤蛸也。戏书此纸，为饮流一笑。”

在这里，苏轼说荔枝如生长海边的“蝤蛸”(即梭子蟹)，“斫雪流膏”、肥美鲜

嫩；“龙眼”则如乡间的“彭越石蟹”，壳坚少肉；从这一点看，荔枝似乎胜了龙眼。但苏轼又说，壳坚少肉的“石蟹”，于“啮啄”之际，也能品尝到无穷余“味”，这样看来龙眼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。

椰子被古代名士视为赠礼珍品

今天的椰子，在海南随处可见，但在古代，椰子甚至椰子叶，都是上层雅士赠亲馈友的珍品。

清朝人李调元《南越笔记》云：“琼州多椰子叶，昔赵飞燕立为皇后，其女弟子合德，献诸珍物，中有椰叶席焉。椰叶之见重也，自汉时始。”赵合德与赵飞燕姐妹二人都是中国历史上传奇的美女，也是当时地位极为尊崇之人。

到了宋代，虽然海南与中原的联系已比汉代时密切得多，但椰子此时仍是珍重的物品，甚至出现对椰子加工的“椰雕”技艺。南宋时候有一位进士官至太府卿(管理中央财政的主官)，名为项安世，后世纪晓岚评价他“安世之经学深矣，何可轻诋也。”

有一回，项安世在为人祝寿之时，便请人精雕了几只椰子送上。项安世写道：“叶间各结三四子，大者能容五升器。初如青缣美少年，渐久渐黄坚且緻。”可见他对椰子的情况了解得很详细。项安世曾当过湖广总领，广东广西是他的管理范围，当时海南属广西管辖，但他本人有没有到过海南还未可知。

“翻愚老工巧心数，能制瓶炉出新意。尽力揩摩发光彩，一月工夫成一枝。二瓶可花炉可香，中有千种万种味。笺封囊裹送大人，伴以银奁古心字。”费时一个月才可“成一枝”，最后项安世将椰子雕成了两个花瓶和一个香炉，作为珍贵的礼物送上。

宋代，文人雅士们还喜欢用椰子做帽子，名为“椰子冠”，其中就以苏轼、黄庭坚师徒为代表。苏轼在诗中直言：“自漉疏巾邀醉客，更将空壳付冠师。规模简古人争看，簪导轻安发不知。”黄庭坚也作《以椰子小冠送子予》，他说道：“有核如匏可雕琢，道装宜作玉人冠。”

到了明代，中原人士对椰子的热情依然不减。明朝中期名臣、诗人韩雍曾被朝廷赏赐了三个椰子，于是韩雍赶紧写下《二月二十九日蒙恩赐椰子三枚赋此志感》一诗：“剖开玉碗光偏润，泻出琼浆味独真。千载深恩无可报，拜瞻嵩岳颂严宸。”虽是对朝廷恩赏的表态，但“千载深恩”与“三枚椰子”联系在一起也是让后人忍俊不禁。

苏轼为桃金娘取名“海漆”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

团团簇簇的绿叶里，一颗颗红的紫的小果被长梗托着，煞是诱人，摘一颗放入口中，自有一股香甜味道留唇齿间，这便是海南山野随处可见的桃金娘。

明代正德《琼台志》中对其记载为：“倒粘子，野生，花如芍药，而皮溃可胶，可代为柿油，东坡名曰海漆子，可酿酒。逋逃匿野者食之，又名逃军粮。”据此看来，桃金娘之名应该是逃军粮音误所来。那么，苏轼又为何会给这种野果取名呢？

1097年农历五月，苏轼取道广西藤州前往海南，沿途看到桃金娘花开，写下了“自藤至儋，野花夹道，如芍药而小，红鲜可爱，朴藪丛生，土人云‘倒粘子花也’。”

到了儋州，不久桃金娘也熟了，苏轼吃了几颗，发现“殊甘美”，而中间的细核要是咬破了还颇有苦涩。他甚至还得知“童儿食之，或大便难通。”苏轼还发现，当时海南没有柿子，当地人把桃金娘的皮剥下浸润，然后揉成胶，来代替柿胶。

苏轼不仅仅是一位“吃货”，对药理上也心，他发现用酒来蒸桃金娘的嫩叶，然后烘干成粉末，再弄成药丸，有止痢、健胃、清热等功效。于是苏轼就以治病的名义，将这东西送酒每天吃上一百多颗，治好了自己“小便白胶，大腑滑”的毛病。

得知桃金娘是良药，为使后人能知其药效，于是苏轼给桃金娘取别名为海漆，并写了文章《海漆录》，“以贻好事君子”。至明代还有诗人用海漆之名，如明代陈鏐所写“林椰叶老无穷碧，海漆花娇别样红。”清代以来，以海漆指代桃金娘则罕见。



桃金娘的花。



桃金娘。

永兴荔枝。海南日报记者 张茂摄